



梅孟對戲

一九二五年這一年，對孟小冬來說，確有不少值得載入個人史冊的大事記。其中又以能和舉世聞名的伶界大王梅蘭芳同台合作，最受世人矚目。

先是在北京第一舞台一次盛大義務演出中，孟小冬初次與梅大師同台，不過雖說同台，但並不同戲。這次是梅蘭芳、楊小樓合演大軸《霸王別姬》，余叔岩、尚小雲合演壓軸《打漁殺家》，孟小冬、裘桂仙（盛戎之父）合演倒第三《上天台》；馬連良、荀慧生的戲碼居然還排在《上天台》的前面。可以想見，當時的孟小冬已是名噪一時、譽滿京城的大紅名伶了。

接著，八月二十三日（農曆七月初四），北京電燈公司總辦馮恕（公度），為慶賀其母八十壽誕，假三里河大街織雲公所，將舉辦一場盛大的堂會，特請戲界有威望的梨園公會負責人、名青衣（亦演老旦）王琴農任戲提調，大軸原已排定梅蘭芳、余叔岩合演《四郎探母》，其他配角由姚玉英飾蕭太后，龔雲甫飾余太君，鮑吉祥飾六郎，姜妙香飾宗保。名伶集於一堂，允稱盛舉，擬在這天晚宴後開鑼登場。不料就在離演出還有一星期時，余叔岩突然派人通知主人家及戲提調，因病不能如期演出。這時叔岩確已患有便血病，但實際上是對包銀有意見。余叔岩認為，此戲本來應該由飾四郎的老生掛頭牌，卻因為是和梅蘭芳配戲的緣故，而由公主掛了頭牌，老生吃重，反居二牌，心中本已不快；再說包銀，梅蘭芳二千元，自己只八百，相差懸殊，心有不甘，乃稱病回戲。

余的本意，以此能將包銀升為一千，也就滿足。戲提調及主人家十分焦急，遂派人四處轉請其他名角，怎奈都已預定有戲，再說人家臨時也不願墊空，為此大窘。有人主張，趕緊去求余三爺，增加包銀數額，但有人搖頭稱「不！」於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正在商討不知如何解決是好，忽然有人提議，不如請正在開明戲院演出的坤角老生孟小冬試試，或許迎刃而解。戲提調初聽不以

為然，將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認為孟小冬現在雖然很紅，畢竟還是初出茅廬的黃毛丫頭，怎能與梅大師相提並論。何況北京城像演這類老戲，照例都是台上見，冒此風險，萬一有個閃失，演砸了何人擔當得起？倒是堂會主人卻並不反對，也說不妨先對對戲、試試看嘛！

翌日，即在東四九條三十五號、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幼偉）家中設置午宴，邀梅孟二人見面，吊嗓排戲。

馮耿光，字幼偉，排行第六，人稱「馮六爺」，廣東中山人，日本士官學校一期畢業，民初在北京任中國銀行總裁。與梅蘭芳相識甚早，約在光緒末年，為梅之最親密摯友，梅亦是馮宅常客。

這一天，孟小冬在師傅仇月祥的陪同下，早早來到馮府。孟小冬雖和梅大師不久前同過台，但並不同戲，今天還是初次相見。馮總裁上前為梅孟互作介紹，孟小冬對著梅蘭芳謙虛地躬身施禮，並隨口叫了聲：「梅大爺！」一批「梅黨」（梅蘭芳摯友、忠實支持者）如李釋戡、齊如山、樊增祥等及新聞界人士張漢舉（人稱夜壺張三）等，聽孟小冬如此稱呼梅蘭芳，均忍不住好笑。尤其張三鬧得厲害，他見面前這位國色天香的秀髮姑娘對著剛過而立之年、被人譽為「東方美男子」的梅蘭芳竟叫起「大爺」，覺得太有意思了。當然梅蘭芳不能不還禮：「小冬姑娘，別客氣！以後就叫我梅……」張三快人快語，更喜歡開玩笑，便大聲地插進來：「就叫梅大哥！啊，哈……」眾人又是一陣狂笑。馮總裁走過來對孟小冬說：「往後常常要見面，還是叫梅先生吧！」接著他就請大家入席，午宴開始。

席間，馮總裁致詞：「今天午餐，未備美酒，但有美人！主要是請梅先生和孟小姐兩位對對戲，排練一下，所以酒嘛，晚上再請諸位暢飲！」仇月祥說：「感謝馮總裁盛情相邀，只是小徒尚年輕，

這孩子初學乍練，待會兒還求梅大老闆多多提拔。」

梅黨中堅分子、戲劇家齊如山說：「仇老闆請放心！梅先生為人，一向提拔年輕人。孟小姐的戲我聽過，唱念都有味兒，身上也瀟灑大方，只是配演的旦角都很差。今天由畹華（梅蘭芳字）擔綱，二位珠聯璧合，一定成功。」

「是啊！仇老闆您就別客氣了！齊如老說的極是，孟小姐的嗓音圓潤，韻味醇厚，身上也邊式，真是要哪兒有哪兒！」為梅蘭芳編寫劇本的劇作家李釋戡補充齊的話說。

夜壺張三早已等不及了，他伸出大拇指對著孟小冬誇讚道：「孟小姐的嗓子好極了！就像珍珠那樣圓，像玉石那樣滑；扮相又那麼帥，真是人見人愛！」他似乎言猶未盡，又補了一句：「不是我吹，現在北京城沒有一個唱老生的能與孟小姐匹敵！」

孟小冬被這幾位梅黨你一言，我一句，說得臉都紅了，頭也抬不起來。她覺得剛才這位先生講話，好圓滑，聽得肉麻，但並不認識。後來才聽說他在北京辦了一家報社，自任社長，又兼編輯、記者，在北京以幫閒馳名，善於奉承拍馬，軍閥、達官貴人他都混得很熟。不過對這樣的人也不必去得罪他，只得低首含笑說：「各位大伯、大叔太誇獎了，小冬哪有這許多能耐，心裡好緊張，真怕攪了梅先生的戲呢！」

擔任這次戲提調的王琴儂也開了腔：「剛才張先生（漢舉）的話我不愛聽，照您這麼說，譚老闆（富英）、馬老闆（連良），還有余三爺（叔岩）……」

齊如山馬上打斷王的話：「我第一次聽小冬的戲，是在三慶園，就是《四郎探母》，一出台簾，猛一看活脫兒像是譚富英，等走

到台前『打引子』，我再看，又勝似譚富英，再一聽，音色味兒更超出小譚（富英）了；至於說到余叔岩，票友中凡唱老生的，都替他吹，說他這也好，那也好，這樣講究，那樣高超。其實平心靜氣嚴格地說，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藝術。要說他好，是他在十二、三歲初登台時，藝名還是用小小余三勝的時候，那真不錯。到天津演出時，大受歡迎，這一受歡迎，可就吃了大虧了。他家中只知得錢，不管小孩身體，每日連戲館子帶堂會，至少演兩齣，多的時候，演過四齣。十三、四歲的小孩，哪受得了？所以倒嗓後，一蹶不振。小冬姑娘，我告訴你，你的母舅（即舅父）張桂芬，當時藝名叫小桂芬，他的外號才有意思呢，叫什麼蜜錢曹操。和叔岩並稱，二人年歲相仿，論歌唱，叔岩的味兒似比你母舅稍強；但做工表情，就不及你母舅了。半斤八兩，所以那時兩人齊名。當時還有首民謠曰：『真難得，兩名伶，小桂芬，小紫雲；唱也好，做也好，能叫座，真迷人。』可惜二人唱了幾年，就都不能登台了。余叔岩後來生活上不檢點，又把嗓子弄壞了，以至到現在也未能回來。他唱唱堂會，灌灌片子還是可以；演營業戲到台上，那嗓子只能聽二三排，不是有人叫他『余三排』嗎！』

這時，梅蘭芳也輕聲慢語地說了幾句：「話可不能那麼說，余三哥是有真玩意兒，能戲多得很，文武昆亂不擋，我和他合作有年。現在身體是差些，嗓子未免受了影響。」

飯桌上各人發表不同見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當馮總裁舉起筷子招呼大家剛想說些什麼時，門房當差進來向主人說，場面（樂隊）先生都已經來了。馮一看掛在牆上的時鐘，已經快到兩點，就吩咐說：「請他們先至客廳待茶！」

排練場就臨時設在馮宅大客廳，因為不是正式唱堂會，所以沒有搭台，只在客廳置放幾張八仙桌，傭人端上盛滿西瓜、果品的盤子及蓋碗茶。觀看排練劇目的除一批梅黨人士外，有馮總裁夫人

施碧頤、夫人妹妹，及馮宅一些親朋眷屬。擔任伴奏的基本上都是梅劇團的樂師，不過孟小冬的琴師孫老元是不能缺少的。

《四郎探母》第一折《坐宮》，是生旦對兒戲，當時在京城是最常見的傳統劇目，但是北京從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一月一日起，由京師警察廳通令內外城各戲園，嚴禁男女合演。這一道禁令，直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農曆正月初一日，才經北平市公安局予以廢止。因此在二〇年代中期，北京各大小戲院裡，任何男女還是不能同台合演。像《坐宮》這類對兒戲，要嘛都是男演員，即戲中男女角色，都由男伶扮演；或者由坤班的全部女伶擔任。孟小冬到北京演出以來，《四郎探母》已演了多次，和她合作的自然都是女伶，但這一禁令卻不適用於義務戲或軍閥豪門、達官貴人的喜壽堂會中。

這場《坐宮》按原來的計劃是余叔岩和梅蘭芳皆為男伶，戲中扮著一對夫妻，當然藝術上珠聯璧合是毫無疑問，但除此以外，也就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新鮮味兒。而現在戲中的丈夫楊延輝，卻由十八歲坤伶孟小冬扮演；妻子鐵鏡公主又由美男子梅蘭芳扮演，雙方陰陽顛倒，這就首先能給觀眾一個驚喜。不過，當時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觀眾是沒有運氣能看到這幕戲的。

這一場臨時對戲，觀眾看的當然不是舞台上正式演出，梅蘭芳、孟小冬也都是生活中的打扮，看的人更加覺得新奇。戲尚未演，觀眾情緒已先熱起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下午三時，武場照例先打了一通「鬧場」鑼鼓。沒有舞台，沒有大幕，也沒有報幕，只是由馮總裁先登台宣佈排練開始。

隨著一陣「台台」的小鑼聲，孟小冬便裝的楊四郎登場了，獲得了滿頭彩。她今天穿了一件短袖藍士林布旗袍，頭上仍留著「劉海」，淡妝素裹，沒有太多的脂粉氣，腳下一雙圓頭黃色中跟皮

鞋。「金井鎖梧桐……」的「大引子」，連得兩個喝彩。接著，膾炙人口的「楊延輝坐宮院……」大段西皮唱腔開始了，這段唱仍由孟小冬琴師、德高望重的胡琴聖手孫老元伴奏。孫老元今天顯得特別精神，胡琴定的調門超出「正宮」（相當於G調），已達「乙字」（相當於A調），琴音剛亮無比，一個〔西皮慢板〕前奏過門，連獲兩個彩聲。孟小冬更是年輕好勝，大顯身手，今天的嗓音特別高亢嘹亮，聲震屋宇，極富老譚氣味，且聽不出半點「雌音」。這是女性唱老生最為難得的優點，因此一句一個「好！」一些梅黨坐在下面竊竊私語：「剛才宴席上靦腆的姑娘，怎麼一下子判若兩人，不意髦兒戲出身，能有此天才！」

他們哪裡知道，孟小冬雖僅二九年華，可她的戲齡已經不短。舞台經驗頗為豐富，再說《四郎探母》是她常演不衰的拿手戲目。別的不說，十二、三歲時在上海共舞台一年的演出中，《探母》就演了四十多場。就像孩童唸書，一段課文，反覆背誦，幾可倒背如流；又像戰場上的指揮員，年雖輕而身臨百戰，亦成了久經沙場的老將。

孟小冬唱完這段最後一句「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即坐在椅子上靜候公主的到來。這時，場面上的琴師換了徐蘭沅，胡琴調門也降低了兩個調，改為「六字」（相當於F調）。隨著「幕後」一聲清脆的「丫頭，帶路啊！」梅蘭芳便裝的鐵鏡公主由兩個擔任丫環角色的女孩子在小鑼聲中引路上場，立刻一陣歡呼與掌聲響遍馮府大廳的每個角落。由於天氣炎熱，梅蘭芳的上身西裝外套已經脫去，穿著一件潔白的襯衫，一條紫紅色的領帶飄在胸前，足下一雙乳白色漏孔尖頭皮鞋代替了高底的旗鞋。當梅蘭芳唱完第三句〔西皮搖板〕「我本當與駙馬消遣遊玩」，右手舉起絲帕向內一望……本來舞台上坐著的駙馬，如果穿上行頭，戴上髯口（鬚鬚），不管演員是男是女，也就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味兒，而今天端坐在台正中椅子上的，卻是位眉清目秀、年輕貌美的絕色佳人。這一望，卻引起坐在下面的觀者一陣哄笑，又喊又叫：「好

樣的，沒話說！」及至二人對唱〔快板〕時，你追我逐，孟小冬在梅大師面前毫不示弱，尺寸極快。而梅蘭芳一方面覺得調門仍嫌偏高，再放慢尺寸，頗感吃力，乃請「暫停！」梅蘭芳對孟小冬說：「孟小姐，請稍慢些！我們現在的情形，乃是小夫妻的家常談心，又沒有發生爭吵，所以對唱的尺寸似不宜太快！更不宜搶板唱，你看如何？」孟小冬聽了梅蘭芳所說，猛然醒悟：「梅先生說得有理，小冬無知，讓梅大……（「爺」字未出，隨又改口）先生受累！」幾位梅黨初見孟小冬在梅大師面前，旁若無人，落落大方地按照自己掌握的尺寸唱，毫無拘束，齊感歎後生可畏。

齊如山有見解：「這叫初生牛犢，不怕虎也！」後聽梅蘭芳對孟小冬言說「乃是小夫妻談家常」，他們又敏感地笑鬧了一陣，認為這戲由他們兩人來演，實在帶勁兒！李釋戡連連點頭，說：「這兩人倒是天生一對兒，若真能如此，今後堂會戲上由這一對兒配演生旦對兒戲，那是最為理想不過的搭檔。」張三馬上對李湊趣說：「我看能讓他們通過戲中的假夫妻來培養生活中真夫妻的感情，早點能成就好事。」

馮六爺見今天客廳裡如此喧嘩熱鬧，真令他大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他看梅、孟對戲，十分投入，暗自高興，但對一些人又吵又叫、近似胡鬧的場面，不很贊成，甚至認為他們有些瞎胡鬧。但也不便說什麼，都是至親好友，即向戲提調王琴儂徵求意見：「王老闆！你看小冬還行嗎？今天天氣這麼熱，我看就讓他們休息會兒吧！」王說：「小冬姑娘的戲很熟，嗓子也好！剛才那句『叫小番』嘎調，真有石破天驚之勢。她的唱，確實不亞於譚富英；效果也許會超出余三爺！不過在節奏上還需再對幾遍，不如明天上午早點兒，趁涼快些再走走台。」

此後，這齣全本《四郎探母》又連續排練了三四次，才算各方就緒。為此，孟小冬不得不向開明戲院老闆以「身體有恙」為由，告假一星期。

八月二十三日，馮府盛大堂會如期鳴鑼登場，梅孟果然珠聯璧合，旗鼓相當，大為成功。此後，梅蘭芳唱堂會如有《四郎探母》，總邀請孟小冬合演。李釋戡曾問過梅蘭芳：「這樣不是冷落了余三爺？」梅歎了口氣，說：「智者千慮，也必有一失嘛！」齊如山則說：「這叫搬起石頭砸自己腳！還能怨誰？」

